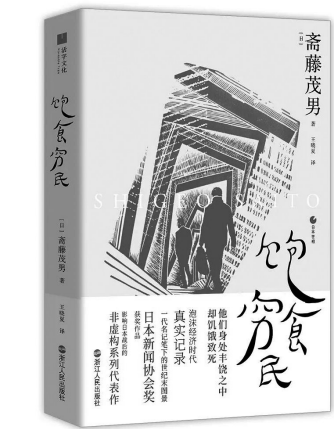


Appreciative Reading 品质书评

繁荣之下的“穷民”



《饱食穷民》
[日]斋藤茂男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20年1月

段博

《饱食穷民》这本书的名字很有意思。“饱食”字面意思为吃得饱，充分满足了需要量。“穷民”字面意思指鳏、寡、孤、独等无依无靠的人，泛指贫苦百姓。那么，既然已“饱食”的人为什么会被称之为“穷民”呢？这两个意涵完全不同的词语是如何矛盾而又共存于同一时代背景下的人们身上呢？

书中所描绘的时代背景是日本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到九十年代，正是日本经济泡沫不断扩大濒临崩溃的前期。书中记录的人物既有城市中从事着保险、金融、计算机等蓬勃发展行业的人们，也有在那些没日没夜打拼者背后的家人。

比如佐地健一，他任职于一家证券公司，有目标，有理想，工作认真负责，在日趋激烈的行业竞争之下，为了弥补客户的撤单，完成任务，深陷“小微贷”的恶性循环，被重重债务压垮。来自乡村的杉崎祐三郎怀抱梦想来到大都市，将开出租车时辛苦而得的积蓄与人脉都投入到了保险行业之中，为着有一天成为支部长而没日没夜地努力奋进。为了完成工作目标，自掏腰包填充客户的保额，最终也陷入了“小微贷”的深渊。读至此，我不禁惊诧，这些为工作倾尽所有的日本上班族们，他们的债务无不是为了工作，他们借贷的理由并不是我们常以为的赌博等恶习，他们甚至没有时间去赌博享乐。他们是铸造日本经济奇迹的基

石，同时也是被经济泡沫抛却一旁的碎石。

人们都在这泡沫的虚幻中狂欢着，为了更高的目标，为了更好的生活，自我也随着泡沫产生了过量的欲望，被它裹挟着盲目地向前冲。在“快节奏城市”中作者记录了一群计算机行业的从业人员，他们失去的不是钱财，而是自我。一种被计算机语言逻辑所同化的现象，让他们思维被缚，无法更好地开展人际交往，从而陷入了自我孤独之中。

养家的男人们在外打拼，与家人几乎没有交流，陷入了一种只有工作没有生活的可怕境地。受他们影响，他们敏感的家人已经被这种冷酷的家庭氛围所打垮，成为了拒食或者过食症患者。他们的悲惨境地也被作者记录下来，便是最后一章“呕吐的女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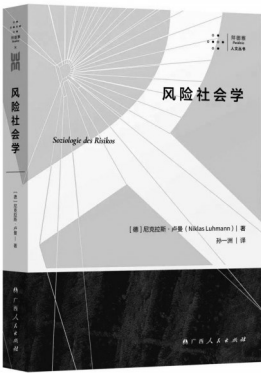
书中的这些人物或拥有体面的工作，或拥有完整的家庭，如若他们自你身边匆匆而过，你会认为他们是普通的城市上班族，正匆忙地赶着通勤车辆去往工作场所，他们的手机响个不停，你或许还会感慨他们业务的繁忙。我们从不会想到在他们光鲜的外表下，内心已近崩溃的边缘。

中国读者对此也应有所共鸣，我们如今的社会也处在一个腾飞的上升期，就连我这样一个生活在乡村的人亦感受到了节奏的加速。我只能说，经济腾飞让我们“饱食”，但我们不能抛却生活，不能成为内心荒芜的“穷民”。

Recommendation 新书推荐

享有“社会学中的黑格尔”之名的德国社会学家尼克拉斯·卢曼以其社会系统理论的独特视角，铺陈出一条有别于传统的研究路径，成为关于风险的社会理论研究中的重要一极。在新冠肺炎疫情蔓延的当下，这部30年前的大师级著作更是散发着历久弥新的理论魅力。

卢曼试图建构出风险的一般理论，他从现代社会的结构和内在机制来阐释风险的来龙去脉，着重考察了“决定风险运行的结构性因素”。他认为，复杂性和功能分化是现代社会的结构性特质，并对系统发展产生决定性影响；现代社会以功能分化为基础，产生出越来越具有复杂性、不确定性和偶然性的系统，而风险就潜藏其中。



《风险社会学》
[德]尼克拉斯·卢曼
广西人民出版社
2020年4月

Excerpts 随手摘

一个人为自己而活着是自觉的，但被利用来达到某种历史的、全人类的目的却是不自觉的。做过的事无法挽回，这件事同千百万别人的事合在一起，就具有历史意义。

——列夫·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

我们毕竟是怀着希望而生活着，怀着希望在地球上行走，我们同时也满怀希望地相爱、高兴、痛苦、生儿育女、行善行恶、嫉妒、谩骂、建设，并且期望着未来和相信人类。

——邦达列夫《希望》

人，即使活到八九十岁，有母亲便可以多少还有点孩子气。失了慈母便像花插在瓶子里，虽然还有色有香，却失去了根。有母亲的人，心里是安定的。

——老舍《我的母亲》

Reading Notes 读书札记

至暗即光明之始——读《至暗时刻》有感

张秋

新西兰剧作家安东尼·麦卡滕的非虚构作品《至暗时刻》已正式出版，据作者所述，对演说的痴迷及其力量的探寻，正是他写作本书及电影剧本的动力原点。他曾潜心研读尼赫鲁、列宁、乔治·华盛顿、希特勒、马丁·路德·金等人的演说，叹羡丘吉尔竟在短短三周内撰就三篇不朽的演说，且完全亲力亲为。本书即以1940年6月4日丘吉尔发表最后一次演说作为收尾，没有一点拖泥带水。

麦卡滕身兼作家、剧作家、电影制作人三职，他的写作游走于虚构和非虚构两端。《至暗时刻》在写作上一个最明显的特色，是它提取了历史上某一个具有深远影响和决定性意义的特定时刻。具体地说，即1940年5月10日丘吉尔出人意料地升任为首相，到6月4日英国远征军几乎全部撤离敦刻尔克的这段时期。值得注意的是，书名没有急于去突出或“营销”丘吉尔其人，而是突出了“时刻”、时势。后者通常只是被作为背景，但在本书中它赫然跃居前台，跃居于人之上。作者与之呼应的一句话颇有见地：“和平年代，丘吉尔绝无用武之地。他的禀赋是危急之秋及如何化险为夷时、需要勇气及如何激发勇气时、面临风险及如何藐视风险时亟需的禀赋。”正所谓时势造英雄，英国乃至世界历史上的至暗时刻，却造就了丘吉尔个人历史上的高光时刻。

《至暗时刻》的写法，与茨威格的历史特写《人类的群星闪耀时》异曲同工。我们从中看到的，是经过“压缩”的“这样一个决定一切的短暂时刻”，一起起不同寻常的事件挤在这短暂的时间内急遽“发作”，使丘吉尔这头“非常可爱的猪”成为如茨威格所形容的一颗闪耀的星，“普照着暂时的黑夜”。

如果说，书中突出了黑暗的力量，正是黑暗铸就了星辰，那么具体到丘吉尔身上，作者又突出了语言的力量。《至暗时刻》的另一个特色仍可归结为“压缩”，它在将历史压缩到“至暗时刻”的同时，又将这一“时刻”压

缩到丘吉尔的演说，其作用正是借助语言之力振奋人心，撕破黑暗。如书中所言：“手段无他，唯有话语。”作者对丘吉尔的修辞术细加评析，令本书延伸出一个重要的附加值。他通过对希特勒和丘吉尔演说的对比，指出两者之间一个貌似细微却十分核心的差别：在希特勒的演说中“我”字贯穿始终，而丘吉尔则深知“我们”两字的威力。“若要英国民众通过其演说了他们将要经受的考验，就是两个帝国——一个是民主的为民的帝国，另一个是极权且极其邪恶的帝国——之间势不两立的决战，丘吉尔清楚，‘我们将要’远比‘我将要’有效”，作者的这一精彩洞见，超越了修辞。

非虚构写作离不开案头功夫。作者不但为本书做足功课，还通过在英国国家档案馆细读战时内阁会议纪要，揭示了一个听上去令人反感的“真相”：丘吉尔曾主动且郑重其事地酝酿过与希特勒媾和。他并不认为这贬低、玷污了伟人的形象，而是恰恰相反。作者将书名所指的“至暗时刻”，解释为丘吉尔经历的上述时刻（当然，广义地去理解也没错），且在跋中分析其心理根源——以往大错连连导致的负罪和自疑。丘吉尔为何最终选择与希特勒死磕到底？英国精神科医生、作家安东尼·斯托尔在《丘吉尔的黑狗》一书中，从丘吉尔长期罹患的忧郁症这一角度，做过专业、独到的分析。历史的“真相”既包含事实真相，也包含相关决策者、当事人的心理真相，它们因受到各种因素的限制，被揭示的往往只是某些局部，所以“真相”如同一幅未完成的拼图。只要抱着严肃认真的态度，并言之有据、言之有理，史家和其他各路作者的种种发现都值得尊重。人们可以抱着不同的出发点去质疑和鉴别“真相”，但不应以各种理由害怕“真相”。

人类历史上曾经历，并将经历类似或者不同的“至暗时刻”，有些悲剧还会不停地重演，成为马克思所说的闹剧。然而从大历史的角度看，至暗即光明之始。总会有人出来振臂一呼：“我们将战斗到底。”